



皇明通紀

+

伊
1065
7





新鐫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十

正德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李卓吾

批點

武宗毅皇帝御諱厚照孝宗皇帝長子在位一十六年壽三十崩葬京陸

丙寅正德元年

春 上耕藉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先帝簡任內閣。竊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為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屹無日寧。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秦擾。查葉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遍滿

劉健自劾失收天下延頸想

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十

江口

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而畧不預聞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諉願命之名而不盡輔道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上降旨慰晉之○夏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眾儒士缺入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慙憤奏文升抗拒大臣科道皆力為之辨事乃寢先是文升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孝宗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傑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薦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能得繡憾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

降旨 慰晉 劉健

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擢吏部左侍郎焦芳為吏部尚書芳河南必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為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章慈 上疏 乞歸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腴田為莊田○南京國子祭酒章慈三載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慈浙江蘭溪人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治末起為南京祭酒至是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絀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尋醫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未幾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辱惟慈先幾而去云後起為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慈自少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於書無所不讀身躰力行丞養深至四方學者多

劉瑾 檀權 自生 死略

章總
有推
進易
退之
節

韓文保
夏時事

從之遊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又有語弗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
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
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聞然子集卒贈
太子少保謚文懿○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大夏自
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大夏
歸後大臣有子不當蔭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奏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
一品子孫當得恩典大夏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 朝廷從之勘合
已到大夏亦不以辱意適劉瑾專國事竟不行○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
御史劉宇為兵部尚書○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
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
恩日導 上狗馬鷹犬舞唱角觝為樂漸棄萬機弗親者舊內臣段敏黃
備以端慙片不信用戶部尚書韓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史言輒泣下

李夢陽
謂韓文
曰公大
臣也又
與國休
戚徒泣
何益數
之也

雷異
星變
桃李
秋花

即中李夢陽說之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此諫
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
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閔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以易轍為辭
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
遂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艾之曰是不可太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覽
弗竟也疏且遂令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姦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
臣等伏觀近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視朝漸脫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
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
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道萬乘之尊與外人
交易狎腥媒孽無復禮体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
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徵切緣此等
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知赫 天命皇皇帝業皆在

劉健等
疏誅永
成寺

一日
而遣
者三

諸先
生言
良是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殖醢何補於事乎乞將馬永成等祭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請急降群奸以保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大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劉健與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請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大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儕所為獨是閣議明日有旨召韓文等諸太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太臣疏傳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效儕事上又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皆惴惴莫對惟韓文更述群小導非之罪

狗馬
鷹犬
何損
於萬

劉健謝
致仕

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益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大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日旨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聞之趨至上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上為之慟瑾因進曰夫狗馬鷹犬何損於萬絕今左班官敢謹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上又信之至是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親番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

辛貽 縉紳 數年 之村

不允 東陽 致仕

東陽 獨被 眷留

指斥 權奸

途由是太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始此矣初舉朝共
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
疎斥足矣果後其事恐其露之變時不能從既而果如言卒貽縉紳數
年之禍識者恨之○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
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童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罷瀕行東陽祖
餞欵款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二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
陽默然無以應

謹按 雙溪雜記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素敬東陽文名及是東陽世歸
文王岳共謀于瑾因得預為之所既而劉謝二公皆去位東陽獨
被眷留物皆以為東陽素有文名故爾及後劉瑾創造玄真觀于朝陽
門外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之事為真自此東陽坐
保富貴一在瑾所為矣

下戶科給事中劉健獄以上疏極陳時政指斥權姦也

謹按 劉健疏有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机務因之自決章奏落其手中
聰明漸蔽批政日滋又云各處地方太監何必數七更換用新人

赤飢虎 不如赤 飽虎

杖欽 天監 楊源

劉瑾 坐誣 楊言 禍福

固不若用舊人也各首鎮守內臣何必紛七替回養饑虎固不如養餓
虎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
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
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
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苑疏
數千言皆剴切不能盡述

下刑科給事中呂紳獄以上疏乞番劉健謝遷也○擢吏部侍郎王鏊為
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釐蘇州吳縣人○十一月命
吏部尚書雋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尋加芳太子太保
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源
奏為禁止遊戲端拱以回天戒事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
璣天權星不明因勸 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
出入至是復奏為謹天戒以保治道事言十月末占候得連日霧霧交作
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其仿劉瑾怒
捏無旨意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福着實打三十棍放了○逮南京六科

李古者批異身日通外分守正德十卷

被責

給事中姚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俱下獄時銑等上疏乞黜權
 閣遺孽以正國法內開劾奏司禮監太監致仕高鳳伊姪高得林招權納
 賂乞併褫其職彥徽等上言保番輔托大臣以安宗社內開奏留大學士
 劉健謝遷疏入劉瑾大怒擅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
 兵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
 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置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
 偽驗出以文不能防姦捏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
 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
 為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坐為民○罷左都御
 史張敷華敷華凝重端介不為詭隨瑾惡之擅旨令致仕尋卒謚簡肅敷
 華初為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晉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
 公後皆以政事為名臣

此等奸宦
 橫天為
 吾不為
 能不一
 為臣大
 慟

二公名臣

有蓋
 字下
 尺作
 尺素

李東陽
 亦是
 不
 人
 氣
 節
 全
 無
 了
 讀
 聖
 賢
 書
 何
 為

謹按 翰林之職坐階卿相清華莫比而高才有志之士
 顧亦有不屑為者為其間局無政事無以自見也
 召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浦為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殿大學士

謹按 西湖塵談錄云李西涯少師自少入詞林既在館閣垂四十餘
 年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欺其老抱以尺公歸啟之一絕云才名
 直與斗山齊併食中書日又西回首相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按
 此詩意味雋永深中西崖之病視之能無惡然也耶

棟人正
 又在司
 社監士
 類又遺
 歿
 官乞京
 東陽
 稱美
 劉瑾

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騰寫府部等
 衙門官票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
 重囚事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複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浦率十二
 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
 出外 陛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例瑾自建白本則
 送內閣要票旨李東陽董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等語

務為容悅云

東陽 有愧 劉謝

震澤長語云劉瑾雖擅權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自為觀望未至先問曰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送探瑾意為之有事休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擬理執正申不可奪則彼亦未敢大肆其惡也

謹按

相而所為乃如此宜乎議者謂其伴食中書謂其坐保富貴而

續十一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陛下當

飄殿 瓦拔 樹木 天象 示儆 慎不 慎典

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為泛常傾耳於太監丘聚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子則憚於覲面恣意於馳射釣獵之樂而國政聖學則怠於究心乞查究日逐待從遊說諸人如聚等數其誤國之罪告之於先帝罪之弗赦其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等受先帝之重托而高鳳黃備尤青官舊臣坐視顛危宜通加罷斥報聞○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

憲選科而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正德二年

劉瑾 大責 何非 越分 當世 道如 此奈 之何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會有密解之者復赦歸○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枷號謫戍邊時劉瑾方厲威適璿以冊封回帶家小馳驟乘轎祥以御史陞副使擅起人夫馳驛備公差回乘轎為邏卒所緝瑾俱奏捕下獄璿祥枷于西長安門備枷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下兵部主事王守仁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丞以其上疏論救言事戴銑等也○閏正月劉瑾擅旨將南京言事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紳劉薏各廷杖三十發為民○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叅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往送且瞞之劉瑾聞之怒勒令銑等招詞連瀚降職致仕○逮南京左都御史陳壽至京下獄罰米罷官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壽

列忠
規
諫
語

茅遂
實陸
此列
理之
水意

非
有必
踞
非

連疏論救瑾怒捏言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
○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
郎時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
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許多的說話瑾廷和等皆
推東官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部侍郎時南部無缺皆添
註之雖若遠之實陸之也未始復陸廷和本部尚書

謹按雙溪雜記楊廷和劉忠既陞南部侍郎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理
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往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
廷和密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自後瑾遂厚待和而疎
廷和弟廷儀為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
部廷和弟廷儀為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
通情于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既而廷和復因
朱瀛求瑾取入內閣許謝白金二千兩瑾許之建按
弘治乙丑歲廷和猶以春坊學士主考會試不三四年即以尚書入閣
進少保位一品亦大驟矣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與昔人謂譽其驩者
必非正朋躬躄者必非廉愚謂周旋於劉瑾之黨與夫錢寧江彬之儔
而無一忤者必非端士尚論人物於正德之世者此其大畧云

勅大監
于預刑
名諸政

內官
賜生
祠

田歸
勳戚
命董之

夏勳各屬鎮守太監于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
都御史之任于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
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徧鄉野輦送
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
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

謹按雙溪雜記云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部備事由送內閣寫勅
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等創為之使東
陽等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
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一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
所據哉

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禡朕發海南為民先是有勳
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璞承勳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復勳承瑾
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戚且劾璞前勳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
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絕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為民○

卷之四十五

劉瑾矯詔以謝朋克

沙野草 彌望元際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袁樵賂劉瑾求封為郡王傑持正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既而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許瑾罷
○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示天下○八月初十日今 上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冀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化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謹按嘉靖戊子楊一清上疏曰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橫城堡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彌望無際無高山巨壘為之阻阨至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深入誠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後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始奏修之及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頽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套虜由

劉瑾矯詔止

意在劉瑾

楊源忠不愧父

花馬池折墻深入連年擁我軍失利上屢督時之憂臣於正德二年二月興工自寧夏橫城起築過墻塹約四十里不意奸推劉瑾竊柄矯詔中止識者每以為恨厥後套賊頻年入寇皆于未修邊墻折入正德十年木華深入固原平涼殺掠甚多 正德十四年又復擁衆侵犯直至鞏昌秦州地方至嘉靖元年又復木華直抵西安之邠州鳳翔之隴州殺戮之慘比前倍之聞并蕭條戶口凋耗使 正德二年劉瑾不思得終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萬之銀而人民有耕牧之利官軍省征戍之苦矣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陝西肅州衛死子道時源復奏自正德二年以来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勸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奏晉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太嘴童子你是何等官也要學做忠臣遂捏旨拿送錦衣衛着實行三十棍發肅州衛求遠充軍差官送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為妻度氏斬蘆荻覆屍於驛後

謹按楊源江西豐城人瑄之子也瑄為御史以劾曹石事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承疏之忠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克千載之下令人有餘悲焉
十月賜皇親沈傳具諫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與厲氏奏稱訪得

批照 皇親 事例 給典 官業

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土乞批照 皇親夏儒事例 給與官業蓋姦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 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管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頗多 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為莊田永業

讀按

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稱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 十餘年來逃移絕城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八戶九百而已皆因 本縣地土盡為

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困弊至此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泰陝西咸寧人性 氣廉厲風度稜峻由進士為知縣御史廉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 然人不敢干以私廉憲山西時以事挫太原知府伊珍為珍所訐奏駁詔 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訐于泰將劾奏之 傑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傑大棍撻之三十三置股栗傑有內接 泰遂以擅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鏗等復

雍太 棍捷 李傑

進退 在天 若奈 我何

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瑾瑾原籍陝西興平人 以同鄉故起為南京操江副都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卿人以 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捏旨令致仕 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鏗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 有差○取回各省巡撫官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票旨將各省巡 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 革不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賈 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糶 草混爛者瑾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 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 弊邊儲漸乏○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沮抑同列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 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

繫巡撫 受賂官 下獄

嘉靖初年... 卷之四十一

董齊 奏聚 外臣

衣百戶邵琪瑾力拒以為不可爭予 上前東廠太監丘聚忤瑾言密奏 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王琇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內琇自為 旨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自手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 之理 上以為不知瑾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死

徐昂 以論 救端 文落

謹按 雙溪雜記謂瑾之速敗以此向使凡事同其禍豈正德五年而止 哉給事中楊州徐昂以論救韓文落職歸或問昂瑾等後來當如 何昂曰予觀瑾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三五年後必互爭推自相屠戮矣 後果如昂言

耿胤 元禎 不若 意德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 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群 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贖與多所獨得一時 相與往復談理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元禎岸然中立所著書多未脫稿 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二十年天下之 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為特董所忌言路詰其營求入

起雍 大提 督操 江

手勅取 廷和入 間

閣齋恨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為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為高云 **續** 六月起雍泰為左都御史提督操江時給事中潘鐸荐泰有敢死之節 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 九月以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刑部尚 書 十月以南原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書燕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辦事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 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 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陳于玄真觀 瑾大悅納之

正 正德三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貴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 家交回任括民財陪償之 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職除名為民調兵部 尚書劉宇為吏部尚書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有中立之 意

李卓吾批點皇朝通紀卷之八十五 正德十卷

雍正
用非
吏部
本竟

意焉朱瀛者每為字謀欲領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
仇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
公因泰同卿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票旨屢責
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字代之○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
王懿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
修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既會試中試芳意欲廢以不魁
既而衆論取呂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申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
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寺六七八人俱為庶吉士數月
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謫戍邊未行死於獄禎江西新
淦人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
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復

定科
第授
職官
元禎
治行
第一

今日下
錦衣明
日下錦
衣忠臣
屈死含
冤於地
你獨何
心

一清
高才
重望
斯文
掃地

命侯於朝門適遇瑾又怪不行跪禮即捏為旨意擊送錦衣衛獄一次多
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求遠充軍稍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伊男徐朴
起解補伍及瑾敗始釋放寧家○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廷和四川新都
人年十二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于父春春仕至提學僉事卒近世所未
嘗有也○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築邊太
費也王整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
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糧報數不明
枷示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延遲枷示于吏部門外時劉
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眾晝夜不輟莫敢
少移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一日早朝有
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
疑群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
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嘗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
錦衣衛獄追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
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
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菴奏
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千石放歸
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弊冊捏旨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
衛獄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罰至二千石家產不能償
皆稱貸以給○八月逮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先是大夏在
兵部議革騰讓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數百萬近者
滋不悅大夏既致仕歸有激怒干上者將禍及大監璫瑾素重大夏即

東陽 奏釋 朝臣

逮尚 書大 夏獄

頭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乃見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字與大
夏有怨言乎 瑾謂抄劄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之瑾
因廣西上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捏旨逮擊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
變上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
浦亦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字謀署大夏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
求遠充軍大夏即買驛雇車以行出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羅市父老涕
泣士女携筐餼進飲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劉瑾克憐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鏊性好學多
所論著嘗擬作守溪震澤長語行于世間多確論云嘉靖初卒贈太傅謚
文恪○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廣東順德人
為入清介謙和成化中為御史嘗言閩預政被捶死累遷長南臺所
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 萬壽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上知其清苦然

岑氏未 叛河為 激變

王鏊 屢求 致仕

張泰 所至 有聲

直隸北平通志卷之二十一 王鏊一 鏊

飛揚 何塘 不屆 劉瑾

八党皆 封父為 都督造 墳葬祭

劉瑾 怒革 罷送 銀之 例

猶銜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奏姓名以請瑾捏旨令陞致
仕○冬調翰林學士張芳為鎮江府同知芳為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
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同知○以裕撰何塘為開封府同知亦以抗直
不屈劉瑾也○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陝西清間人戶部侍郎郝志義之
子也志義病故序援例乞祭葬劉瑾以為洪武禮制無此例遂下錦衣衛
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專抑文臣右武臣尤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
皆封父為墳葬祭 命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
言○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以為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
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商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
也悉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蓋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
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

年例銀 兩不付 補商人 赴邊上 納之數

蔡清 動準 古人

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貳錢伍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
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
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印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
有年例銀兩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
邊而邊方米價昂貴市糴艱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猶為得實益
也今稱革罷之邊儲安得不缺甚

謹按 雙溪雜記謂使顧佐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
種必不怒邊方巡撫而反正鹽法邊儲得實利矣愚意謂此論甚是甚是

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清福建
晉江人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恒
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即其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

入空
山空
手回

瑾歎
致海
門下

惟康
子可
以解

左侍書
其辭故

不好顏淵任窮天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月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丁巳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家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續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母闕亡答之竟不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請殺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林我唯對山為能林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請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

夢陽也

有何好
風吹詩
先生來

奈何
欲為
白詩
脫靴

即字
以古
文古
名知

一辟歎也遂請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以為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為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惟清議矣

丁巳已正德四年

春罷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寶上常州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洗田法為倫荒計提學江西敦尚道義以身為教遠邇向慕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

李卓吾批點皇朝通紀統宗二卷

室性 雅度端

頭為 真士 夫

私治 中集 脩大 明會 典成

信史

人以危言撼之不為動乃捏旨勒令致仕實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
疾言遽色嘗曰頭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
惟潛息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為禮部侍郎
以母老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為禮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謹按即二泉懿行若此可謂明時全人矣其曰頭為真士夫不願為偽
相顧之間而已耳近世談道學者往往言偽而辨行偽而堅二泉之言殆有所感而發與

四月降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侍郎尋復前職儲廣東順德人
弘治中纂脩太明會典成自李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劉瑾以為
壞祖宗制書晏雜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儲因降為侍郎左庶子毛
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儲尋以纂修實錄完仍復尚
書○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

王守溪擬罰言曰尹固死天下不復有更矣古之所謂信史者皆世守之
人主所在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

孝宗 實錄 成

清理 也田

官惟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遷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
之後則經前後秦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言果皆實乎
分曹之人果皆公乎等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
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為或奪于象而不得書或迫於勢而不敢書
或苟于才而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謨敷業泐沒不傳而奸懷情態亦
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更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脩江俊等為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為
禮屈及脩 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恠不肯或嗾之謂文士不習世故摘
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南部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謹按劉瑾此舉意雖美而所謂文士不習時政遂陞調有司俾擴充政
務則實切中時病無不可行近時言路謂邇來翰林之官上焉者
惟從事於詩文下焉者惟恣情于酒
色宜做國物出入均勞正典此同意

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由田劉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
儲遂大置之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脩脩屯田故軍食自足
後為勢豪所占以此軍不可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揚

不... 王... 一...

人情謀起為名

御史出差不得

武顏顧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由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時為名瑾禍始于此矣○遣御史甯果股殺薛鳳鳴督捕盜賊於真定等處京師之南固安永清濁州文安等地方京師中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號為響馬賊至李聚黨益熾劉瑾不勝憤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甯果於真定股殺于天津薛鳳鳴于徐淮專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泉等令攜家眷責以戒盜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殺在天津稍收飲惟泉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柳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恕姪張茂為

亂賊各作

焦芳荐張綵

張綵

大盜窩主泉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眾為亂瑾以捕盜有功陞泉與發皆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謹按 超陞殷甯而重懲鳳鳴劉瑾之意舉頗得治道賞罰嚴明信公之意
○冬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眾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鄆本怒庚惠等亦保寧流賊僭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眾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稅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及者令赴京聽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相得芳薦于瑾言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語晚辭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

李卓吾批點龍門通記卷之五十一

今天下諸司有饋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歛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
納其言遂禁察饋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歛銀欲行饋送瑾緝知
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宜侍郎張鸞錦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歛銀二萬
兩饋瑾瑾奏收其銀于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
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嘗言於瑾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
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宦者以為瑾之
疎同類皆綵教之續八月榮王之國常德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
德初晉京邸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遂逐王就國是時劉瑾方有
逆謀故不欲天潢血胤之在肘腋也

正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蕪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
四川流賊○二月命兵部尚書曹元蕪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瑾

不歛天
黃血屬
之任肘
腋此亦
見於王
本心之
明

劉瑾
得回
欽承
救庫
運

衣冠
之禍
少咸

入閣
不由
翰林
者三
人

張永
奉歐
劉瑾

安化
正寺
冠助
渡河
急故
反為
錢為
內應

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
阿附權奸○出太監張永南京不行劉瑾專政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
言于 上調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求
覺之直趨至 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
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恨瑾○四月慶府宗室
安化王寘鐸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丁廣等集眾反殺鎮巡守臣
偽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五月命
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
督帥中外兵討寘鐸○寧夏遊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鐸父子賊黨悉平時
神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鉞為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
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
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六月旱癘○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

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亦地震房屋俱動○四川賊監廷瑞廖

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羅回否旺等處土兵討

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鄂本怒越陝西

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後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八月太

監張永還京獻俘實鐔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務一清

之起征寧夏也實張綏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

遂留總制○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

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

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

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著宜早擒之因疏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

決永等曰小逞我輩皆塗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當夜命

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

林俊 調發 官兵 大敗 賊

水疏 罪十七

上允 推忠 二宦 之奏

伏誅 劉瑾

刊是

何寺

有人

有這

寺橫

為凌

刺之

死不

足不

贖以

之罪

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
者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剔三日諸被
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
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
二副金鈎三千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碑二櫃穿常牌五百
夜龍袍四八爪金龍盛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
下吏部尚書張綏獄死獄中初綏在吏部惟知尊敬劉瑾他中貴觀之茂
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資任於內閣綏以為事在劉瑾內閣不得
預每忽之李東陽等以為遽廢內閣權共憾之及瑾被繫亦捕綏下都察
院獄令供與瑾同謀病死獄中仍暴其尸家屬流嶺南○大學士劉宇曹
元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有罪除名為民先是黃中
為檢討數月即陞編脩踰年復陞侍讀性尤狂恣無耻時士官岑濬沒入

家口有妹色殊甚芳聞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丞焉聚應之鄙天下嗤之

瑾誅言官文章劾其罪遂並禡職廖氏道南曰夫政本之地運台衡下司鼎彝陳辭敦典論道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向背世代汚隆胥係焉送瑾權乃有如芳如字如元者首附之遂至海內騷動社稷幾危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

論平寘鐸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

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祀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並食

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復廢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為尚寶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為中書舍人

謹按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鄒本公查革監授武我事謂寧夏寘鐸之逆彼時賴都指揮仇鉞之兵一舉平定而太監張永聞風趨赴攘為已功後送瑾伏誅永與有力可以贖黨惡之罪豈應據為討賊之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魏彬陸閏等結為朋黨專權出政

命革列
瑾所行
亂政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

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

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緘默順從皆非

得已又千人眾都不查究于是送瑾流弊猶尚在而彬永成等滿朝綱

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擾矣○革

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折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不係

舊例宜悉蕪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修墳例耶遂票旨劉

瑾祖塋不必折毀勤亨致仕○九月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命燕文

張片
疏劾
東陽

京御史張片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

乃以運籌帷幄並受褒崇兄弟封伯貂蟬王帶粉黛班行鈇券金書光

動間里身不出國門之外足不履戰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而

榮大拜書爵坐獲殊寵此上大夫之

所以痛心而將臣之所以解休也

亂政

命革列

瑾所行

亂政

阿諛 承順 不能 力爭 劉瑾

能力爭及 陛下任用得入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為功... 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點畫為石極工巧求大悅命

正辛未正德六年

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交戶部尚書... 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秦王攻圍縣治殺按察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調兵

江津賊 仰亂

宦業 之盛 無如 許氏

討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以傅蕙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堂... 楊廷和子也

秦檜 柄國 子孫 冠多 士逐 為上 論不

劉忠 疏家

四月太學士劉忠者... 寡谷是春累疏... 上下日摘會談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 翰林故是科不

李... 趙... 王... 孫... 吳... 周... 朱... 李... 趙... 王... 孫... 吳... 周... 朱...

江西 盜賊 作亂

大夏 卒

直 不阿 如汲 長孺 討賊 有功 封爵

忠聞之乞休後卒謚文肅○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提督軍務
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賴賊犯新金執奏政趙士賢靖安賊
擾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
亦作亂全等奏調廣西田州東鄉等處狼兵共征之○五月前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遂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
家遺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

謹按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識治休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
陸敬輿與貞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
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軌也白以陳公獻章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
子百姓莫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有如此者其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愛
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監章會兵討賊
監廷瑞鄔本恕等于四川東鄉縣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音
右副都御史既而江津仁壽通賊方四任鬻于及麻六兒等復起殘破蜀

流賊 渡民 窮民 响應 日不 安生

林俊 杭起 頌之 節

土人民甚遭荼毒不聊生焉○七月流賊劉六劉七盛彥名等作亂劫掠
畿內州縣八月擁衆北向京師戒嚴命兵部侍郎提督軍務陸完等帥師
討之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人
劉六等嘗因詣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及為都
御史審臬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臬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
捕已獲彥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
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馴至山東河南江
淮皆騷然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每各邊
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後一切拒絕不許權幸
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
未平科道保雷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受常俸不趨權勢不奪利言不畏強禦抗犯頑收
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撫綏為上策威名大著

李... 趙... 王... 孫... 吳... 周... 朱... 李... 趙... 王... 孫... 吳... 周... 朱...

李守書... 卷一

蜀人歲長乏如神明此于宋張詠加靖初起為刑部尚書

言官非論敵討似非公賊不戒

陳壽尤者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敵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敢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御都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燧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眾萬餘攻掠文安燧借家屬避賊立冰中賊劫其妻將汙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父之劉六等欲分夥為寇於是燧與楊虎邢老虎合為一夥寇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為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壽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為尤嗜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為強親舊共資

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

謹按

昔人謂居官廉雖太臣無厚積又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近時公卿大夫踐此如陳公者能有幾人

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軍招撫解散張偉統裔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檄諸路榜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救不得遂大肆劫掠殺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居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省儉革爵閑住○冬大猷兵討流

劉七使人去京打探有組招降消息

馬中錫招賊盜

州官被破城守地比將例抵死亦飛

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大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於臨清駐劄調宜府遊擊許泰谷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聽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
速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雅下獄除名為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遇賊失稅故也又著為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遠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遠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遠預築城浚隄負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舊初開墻實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一俟於實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

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遠率眾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膠河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取後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太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日城見賊走杭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盜時縣吏州官各命命比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降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此詩以樂陵令配平原守並言許言淵慈蓋平原樂陵皆山東地之功而後卒不免于蓬蓬之變二人忠節古今畧同

二忠節畧同 霍恩被執不屈而死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蔭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棗陽縣知縣侯牙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廕焉先是趙風子自與劉六分夥為寇衆至數十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歛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使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廷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

圖中引去之

圖 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於焦泌陽乃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雖盜賊亦未嘗民耶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兼預稅務宏江西鉛山人擢吏部左侍郎傅珪為禮部尚書珪直隸清苑人性鯁直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相黨通饒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時李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壻為儀制即中前尚書遇即中厚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管責其更昏即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

嘗呼其字而不官

張永決上誅

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計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誥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為此爾禍無既優最听命**續** 太監張永還自寧夏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于橋東賓鑪及親屬十八人有旨送諸王館鎖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獻俘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于太內是日上置酒勞永劉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有酒悅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因共詆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隨其後時夜且平瑾於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啓東華門繫于菜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初瑾與永不相

求計甚秘

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先期入瑾
愕然以 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為計亦甚秘故瑾遂為所制明日晏
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素
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
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
于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間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
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毀照舊徵收巡捕巡監查盤等項
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
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即會眾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公議擬
以聞是時事倅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于道黃紙墨索驚駭見聞衣冠失
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下劉瑾于獄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
誅之及親詣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偽穿官牙

劉瑾專權變亂成憲已非而乃欲弑君以作皇帝乎即死亦有餘辜

劉瑾十九罪

牌五百扇所費乃二及衣甲弓弩之屬 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
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奏劉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
以慰 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 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
於午門外會多官鞠訊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
會試南北中卷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
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者仍給之追賠滯爛糧米并罰米者免之職
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還其田宅韓福出為民劉俸曾謚革職間住
神英董伯爵仍為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定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
詳擬以聞既而鞠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不能出一語諸公卿
旁列亦稍稍退却獨駙馬蔡震折片之瑾曰若何入忘我德震厲聲曰震
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前拷掠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劉瑾伏誅瑾
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官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驍悍陰狡有

鞠瑾於午門外

好駙馬

劉瑾由鐘鼓而入而司禮監真奇

諸司事無大小必先關白而後奏劉瑾之為也

口辨管慕王振之為入在 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 上登極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監無入耳同輩以為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鐘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特 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上意巧為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 上喜謂瑾可任乃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輩謀偽旨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太權一歸于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接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為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并

劉瑾內奏不書名自直稱劉太監其甚大

楊王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為腹心瓜牙變易選法任情黜陟官謝薄者隨即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行事撫按官亦以賂瑾故競為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階擢有至伯都督者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為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踧踖不敢仰視至有奏內不書名直稱為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餽送少不滿意即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至千百石又鈎致遠年故贖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槩加倍追賠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為新例罪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或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隣有賊河而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太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以故致仕大臣并收其妻子謫戍兌號之聲聞於道路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

家收捕真之重典故官校一出所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之威重足屏息惟恐得禍瑾之欲私取天下庫藏及剝歛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檢覈各邊屯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賊乘之而起實儲之變移檄以談瑾為名官司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為張永所發繫獄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令勿奏兵伏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偽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偽璽藏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重典獄上令徇於市凌遲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慶決圖單榜示天下刑行之日仇家每以一錢易一鬻有得而生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踊躍相賀瑾竊權五年驕橫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已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古宦官肆

惡極罪大惟瑾為甚

藏刀扇中起意不善

虐未有如瑾之甚者 上信任既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上之英斷也

謹按 高岱曰瑾一閣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宗社古今所罕見者此其揣知其意嚮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而節繁多尊卑濶絕雖有官僚之訓如太公周召之於成王尚矣後世乃禮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與居者不過數閣耳朱墨易染鮑蘭殊臭安得不與之俱化乎嘗見 孝宗在東宮有老閣輩吉者口授 孝宗學庸論語書每開說臺省政務及民間疾苦且拳匕于前代宦官專權誤國之弊 孝宗時或從他閣誦佛經見苦至即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敬憚如此後 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青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 武宗在儲位時有 近侍如吉者數輩則亦豈至是哉

正壬申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百

謹按 是時關華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蓋黃河清聖天子受命之符也瑞應之永符豈虛語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三門積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九七日

黃河清五日

河清之王者之瑞

河魚歷七大小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耶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於前元而我

太祖龍興于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淮元順帝之言至是益驗矣

毛銳師與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

伏羗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實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筭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其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丘氏濬曰後世世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入果可以將否徒俾無事徒以備員彼駿魯不自知不足責矣而有國家者承祖宗百戰所得之境主而付之駭庸庸豈一旦有事彼豈能支哉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願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脇從

論功太祖賞制之舊

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助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勅獎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謚端肅○遣太監陸閻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陸閻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人心賊勢方熾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

傳珪敢言亦一時之權也

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閻監鎗傳旨令珪致

江西 華林 按察使 憲

天 流賊

仕○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敗之斬首二千餘級○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為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遁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脫其度牒削髮詐為僧欲渡江接江西賊舟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執之起授成正千戶○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擄掠軍民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通泰登岸趨淮女復還東山為揚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沂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焉○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殲焉

謹按

南京操江之倫起自大相自淮西渡江以舟師平江南遂定昇金陵一中原有天下故江防視前代尤嚴每操江之日船艦相御旌旗蔽空所以備奸究莫南服者

任冠縱 橫如蹈 境人之

僵尸 成山 流血 成川

平流 賊論 伯

甚重自 成祖徙都北京而南京操江之倫乃玩青息忽視為故常一切戰具恒弛焉舉無可用一日有警束手無措任冠縱橫上下如蹈無人之境使世有賈生將不勝其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夫以劉六輩奔敗寇素不識舟楫不習水戰是誠送死之秋使我軍稍有戰備圍而掩之不啻如斃孤豚然乃縱寇至此豈不貽災萬世使非天幸勦絕其命颶風效靈淮東山東之民其不又遭荼毒乎嗚呼忽入事而恃天幸近日臣士大抵然也國家何賴生民何賴闕鄭善夫曰山東群盜不過狗鼠之雄耳身無賴師無律烏合而起志不在天也壞隣相驅乃醜此大患朝廷鑿函門命將出師散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卒借邊徼之兵然而山東西兩川河南淮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尸成山流血成川使九重不知悔民有隱憂者矣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闡弟陸永為鎮平伯咸寧伯仇鈇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衛都指揮及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

三直書此京里用通記流宗

等固辭

謹按 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授武職疏謂
實武選之法盡壞于鎮守官秦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秦帶至三四百
名者有之往七安君京師寄名遠方故有一人而數處秦帶一時而數
處獲功其不有斬敵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
片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又無審覈
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
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陳欲調大同

宣府邊軍各二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成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

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

為不可六部科道皆交章以為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

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

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托言京軍不習戰陳

東陽復陳十不便狀

上○少師太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
及頒賞珍饌與見任同如祀慶成光祿備致宴云

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橫尤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耻者因乏求進或
竊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膏曲從為諛佞以求自全按長
語所指前謂焦芳劉守後謂李東陽也
王循曰錄曰今人貪位固祿專為一身之謀他日退休亦謂名成身退
夫誰欺哉惟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凍見我歸來夾道迎不免隔
溪高士笑天機喪盡得虛名此詩可謂當時致仕公卿者供狀

朝惟內閣學士多入任三楊寵任終身無論矣
正統而後曹鼐陳循黃衷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輅先後入閣凡二十
年李賢十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十八年劉珝十七年徐
溥十二年楊廷和十七年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夫久任固良法然得賢
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萬安劉吉輩適足以恣其妬賢嫉能之奸
遂其貪權固寵之計而已其如國家生民何如國
家社稷何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

江西總制都御史陳金等督官軍狠兵蒐勦華林瑪瑙等寨賊平之○罷
總制軍務尚書洪謨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也

正德八年

人之主
相在論

內閣
俱皆
久任

按一本每自作每日

春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執叅政吳廷舉廷舉廣西蒼梧人為久剛介敢為先為廣東叅議劾奏總鎮大監潘中數十事觸怒劉瑾逮繫詔獄枷號垂死乃謫戍雁門尋遇宥放歸瑾誅起為雲南副使江西寇作遂擢右叅政往撫之為賊所番劫以威不為動每自賊內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為功焉○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眾散走徽州等處時華林瑪瑁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滅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走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謹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乎蜀盜用苗兵乎江南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謀國者可不為隱憂深慮乎自是邊兵日益驕悍不可控制馴至嘉靖遂生多變往往逐殺主帥而不忌都御史姚謨請征四川岑猛疏謂前召岑猛狼兵征勦江西雖少有功

掠賊入大同

五月達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六月擢戶部右侍郎王瓊為戶部尚書瓊山西太原人○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為官軍所擒戮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郎降于土魯番先是弘治乙未

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回哈密弘治乙未

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回哈密弘治乙未哈密屬夷阿孛刺等怨陝巴倍尅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直帖木兒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奪哈密若有受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甘肅鎮巡官遣都指揮朱瑄領兵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刺等陝巴尋死子速壇拜牙郎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賜終卷御史陳茂列月

然奴財據眾賣賊放路其害亦不為小猛自是遂玩朝廷益輕中國兵馬矣姦雄日長構成厲階嗚呼觀此二事則思慮預防振盪飭治今日君子焉可不契緊

給列月親米券

立皇莊五

米辭不允茂烈尋卒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茂烈辭不拜至是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乞吏部接待即潘禮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給月米三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既而母卒茂烈先抱疾強起號天慟地疾轉亟亦卒無子天下士大夫聞而傷之守臣上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林俊誌其墓銘謂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顏閔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慶尤困殆未足畫者○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 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岸 皇莊曰青縣孫兒莊 皇莊曰安州騎馬廟 皇莊曰青苑孫閣莊 皇莊

謹按嘉靖初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奸情無稽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入之地投獻近幸勢要之官具奏建謂皇莊居民田土被其混亂侵占乞行查勘朝廷遂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得

耳德間增立皇莊

先朝弊政且革

乾清宮災

順天等府地方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其天順成化弘治年間建立皇莊五處餘皆正德年間增立者查得各項莊田土地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零侵佔過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均照為屬之增實起於奸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則害於世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官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被其騷擾其在勛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此實累朝弊政至于正德而極畿輔軍民剝膚之患未有甚於此者也欽奉勅旨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行取回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每畝納銀三分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於是先朝弊政一旦盡革

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祝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於禁地

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

其五謂 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皆割切時不能行

謹按 禁中佛堂殿

武宗崇佛殿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今上始議除去禁中釋殿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大善殿有金銀鑄像束鬼淫褻之吹鉦細不下十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為佛骨像頭像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焚之草野不得瀆畜官禁以末杜愚民眩之端功德固極有旨謂卿說得是朕思此物聽之者習曰和穢而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理之將來必有竊之以惑民可別議除言請將佛骨像牙一切付之於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煨銷實為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奉
聖旨是便着煨銷建按漢唐而下人君不惑於僣者僅僅可數今上此舉真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七矣

郭勛 等請 焚佛 骨

毀銷 金銀 銅像 千古 稱快

彭澤討 平麻六 兒等賊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麻六兒等悉平之澤為總制號令嚴明賞罰必信先平劇賊麻六兒喻思倅次征內江駱松祥處討崇慶州范藻群盜悉平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為考試官取霍韶等四百人三月廷試賜唐臯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宸濠 貪殘

寧王 乞復 護衛

費宏 知寧 反意

江西 無類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屯田護衛復革罷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字也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悅張寧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載金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太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類類美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校覆宣主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員請楊師傳到閣讀公不必動勞

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入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盛主既後
護衛益橫驕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五月大學士費宏嚴先是
請復寧王護衛出諸近幸票旨出於楊廷和以讀卷不預知既而官出
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為
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為
宏嘆之乃共謀譖宏于上勅令致仕○命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
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兼預機務○八月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

朔日有食之○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先是土魯
番王速壇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
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
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
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時彭澤在四川征
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石

治病者
藥无二
君奕棋
者局无
二帥

三邊人馬外過番夷內逐遠賊仍勅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
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
麟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鄧璋總制
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召集兵馬道士曾查寇赤斤苦峪諸
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為番夷可以利啗遣
通事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千銀酒器一副同哈密衛都督馬亦虎仙往土
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彭澤
無奇
謀深
策

官多則民擾十羊難九牧今甘肅有巡撫又有總制矣經畧哈密
豈非巡撫總制者為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
居巡撫總制者為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
差經畧重為煩擾也卒之彭濟物亦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番夷而
已夫惟以利啗夷贖取城印一分守官足任之矣夫人能為之矣更何
用別差大臣經畧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重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閑住時寧王宸濠
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夢陽復

李卓吾批點

慶陽 附勢 借威 不與 士論

李空同 一代異 才

冢宰 楊公 亦一 時之 選

起用宸濠以慶陽有文名慕之每以冰托詩文交權焉既而慶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慶陽言語相激慶陽通謀宸濠遂執岳跟隨門子栲掠逼供無名賊私若手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為民慶陽以士行有虧冠帶閑住時以慶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遂為士論不與後宸濠誅慶陽以交通繫獄

幾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猶禁錮終身焉
謹按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如李空同一代異才文章氣節直欲凌揚事無理義養心之功遂至阿勢借威逞私誣善人不足多也惜夫血氣用程篁墩若擢脫得勢利二字當為天下第一等人愚於李空同亦云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以傳蕪天子太傅

汪循日錄曰給事中王君昂明自張膽言天下事屢美冢宰楊公亦丁時之選也王君以選法劾之朝廷敬禮大臣不欲以小臣間之章下議貶謫楊公持之上章自知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丞休寧到任期月轉推應天王君能不避權貴楊公亦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節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宰書曰山中屢聞忠讜之

王君不 避權貴 楊公能 受善納 諫為天 下兩賢

言近者晉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路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一等矣然介雖數月之間兩轉即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遂之青項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每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去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類竊恐有奔趨富貴善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于聰聰以古人力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雲鳳山西和順人誦此書可想見其為久矣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費皆徵折色

銀兩解邊

九邊 論

謹按九邊圖論謂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加靖七年榆林鎮城缺餉輝幾萬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阻絕糧道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薪之救豈知寇迫門庭根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成子之歲草束價至三錢有餘他可知矣加靖初學士具惠疏曰弘治以前沿邊糧餉告絕未有如今日者其故由于掌錢穀者以糶草改徵折色往七意那移侵扣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即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解本

李卓吾批點

色以備不虞穀芻既足氣自百倍矣建按輕交舊法自古所惠前此葉尚書既更中益為輸銀於茲馮侍郎又改糧芻為折色作備之罪為乎追

正乙亥正德十年

春太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

內閣典機務

霍文敏奏議曰考之漢朝凡為賢相俱由郡守致之宋制凡為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疾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伏乞議為定制永世遵行

四月調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調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揚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大雅仲伯之意以尊寵外戚蘇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于紀特恩而驕橫不自制而顛敗隨之者比也國朝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例不治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裁抑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慶陽以祿房之親榮被寵封列于

抄一本
氏作臧
獲

夏儒
循禮
畏法

五等賜第魏我命服有煌金珠寒于戶庭可謂盛矣然能循理畏法豈止小心至子姓氏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間然都城中若不知其外戚家者若慶陽不失為賢矣

彭澤
履置
合密
事情
停帝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冰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過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撫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彭澤
失中
國之
體

謹按番夷貪狡交詐有素而彭濟物乃輕信幸功欲以厚幣啗之贖取策不可施也愚謂彭濟物此舉縱使事成亦已失中國之體衰天朝之重况故累召禍不旋踵金繒徒棄擲而哈密城不可復贖貽四夷之笑為百世之羞乎

戶部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及往
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往不常夫又于其職賢者責其成功不肖
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况
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奸吏其害有不勝
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于此不能行

小轉
法小
官廢

李氏東陽曰古之良吏久任獲之也漢世為吏者不長子孫乎凡治朝
皆然今之弊官不又任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吏數遷務資緣求
速故私奸易規避大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
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為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使事轉參
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為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此縣調彼縣此集調
彼臬此省調彼省甚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秋北虜大入固原平涼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求劾奏朱
聖鑾鈔害入彀乞致仕時朱聖鑾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
三萬餘兩良求言今四方盜賊甫息瘡痍未濯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
冬徂春兩霪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

方良
朱聖
朱

為
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
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推朱寧寵藉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
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愛之私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
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
如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
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

一疏
足落
之權
之膽

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
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言者獨良求亟攻之寧憾之不
置良求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求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

雷間不可無此一舉

松匡 一世 偉人

謹按方良永字壽卿號松匡福建莆田人性至孝茲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僉事以不肯謁劉瑾求致仕瑾誅復起累官以劾錢寧復致仕加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吏部接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旌孝廉累起為副都御史為兵部侍郎即為南京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姚司馬謨稱其學識卓越嘗論近世學術務為玄澗之論自謂出天入神超詣獨到專以心學為言獨推其說以自附于象山而上達於孔子以聖賢教入次第為鉅根小子無用之學程朱以下無不受損其安有如此者且自謂學象山而中實未然無亦優孟之為孫叔敖乎愚謂如松匡者忠孝之節剛廉之操精卓之識完名全美可謂一世偉人矣

世寧 上疏 寧王 謀反 事情

冬謫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潘陽衛世寧浙江仁和人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威協方面守宰賄結在朝權貴觀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忌之觀望憚發莫敢誰何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利害遍及於閭閻三司多被其鈴束禮樂刑政不自天子出四方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重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之任以消隱憂和于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

中外 咸憐 世寧 之歎

于撓有司庶宗室有桀若之固而朝廷紆南顧之憂矣於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并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詔獄繫再經交榜掠備至幾疲死中外莫不憐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寃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

正丙子正德十一年

陳高 弒安 南國 王

四月安南國王黎調為其臣陳高所弒無子國人推立其兄子黎譔管國事改年號光紹陳高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謹按黎調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國至是僅四傳猶未及百華海濱而死登庸據有其國僭號改元明德既而傳其子方瀛改元天正登庸自稱上皇朝廷遣成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總兵討之登庸父子奉表乞降詔立安南都統使司封莫方瀛為都統秩從二品事在加靖二十年既而方瀛亦不能靖其國復為其下所逐亂至今未定云

一清
深德
東陽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國朝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始自東陽。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斬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於床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謚法
予奪
胥失

遊擊將
軍黃寧
禦賊

國家至公。乃改謚文正。宋朝謚義甚嚴。多覆議駁正我朝不聞此矣。加大學士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葉蓋殿大學士。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芳寧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贈送段幣二千五百疋。速壇滿

令其
送忠
順王
還國

速兒大喜。差頭自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密質番虎都六及撒者兒於耳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番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色思等。來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芳寧與戰。敗沒。九疇恐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奸細并進貢頭。自拜失烟答及斬色思等。皆收繫。捶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外結瓦刺達子。聲言擣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去。

來春
為土
魯番
肉机
上

謹按我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數識。傲功設國。其受我醜之欺。久而不悟也。夫哈密孤懸西北。徼外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絕續。舉不足為我中國輕重。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為奇貨。土魯番挾之。以為邀求玩侮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為俾功取賞之具。罕慎。陝巴今秋方入哈密。而來春已為土魯番机。上肉矣。興復哈密之賞。方頒而占奪城池。金印之報。繼踵又至矣。納幣之使。方旋而乘輿之師。已抵于郊外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計。而竟莫能制西

二君不
款勞中
國以事
夷

許氏
九邊
論

二公
之言
足以
定國
是

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絲毫藩籬之力而反為西陲增一禍胎且今日邊境剝膚之患哈密奔守何如河套何如太寧河套密亦近關陝大寧藩屏京師今皆淪於狄境為虜巢穴議者舍此弗圖而顧汲汲於興復哈密不亦謬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論者以為長策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識者稱焉二君者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困吾民以爭不毛之地為

國家慮誠遠也孰有如我朝諸臣之誤勞費無已以圖荒遠無益之區以招裔戎之侮下迨加靖初王瓊霍鵬諸臣之議猶然乎愚感事憤時深悲中朝將相失謀故著為此論至近日胡許二公之論出益明矣

許氏九邊圖論曰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白未進貢今自送金印明白還城池壁之果皆現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與復事彼當何為乎往建哈密以見朕制諸夷為藩蔽也今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畧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立之何益其存亡絕續皆不足為中國重輕其在所當緩明矣胡尚書世寧奏議亦謂哈密衰微立之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為茲利故與復哈密之事臣不願朝廷之復蹈往失也觀二公之言足以定國是矣

北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大學士楊一清罷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遠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

亦乃午一
夕下盼
下疏日
占指於
悉合神
筭有甚
已者多
從而揚
之然門
生故吏
廿四字

遺菴
柄國
獎拔
善類
練達
事情

王瓊
善結
權幸

罰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等街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

廖道南曰遠菴楊公生而隱惠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久之術窮數盡謀邪交構遂復乞隱歸又曰予為編修時值遠菴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情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汲上援引布置要顯以蔽其門如市云李慶陽上楊遠菴書曰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授門士優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才而後能成天下之壹上夫日有中曼時有季孟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抑觀空同論才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固矣抑觀今加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焉閱世交者寧不重有感

命典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丞預機務見廣西全州人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不

李卓吾批點嘉靖通鑑綱目

二年三進公孤踰年復進少師○四月太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

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贖贖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

出典會試益致群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命禮部尚書毛紀兼

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奏預稅務紀山東掖縣人○五月擢吏部侍郎毛澄

為禮部尚書澄蘇州崑山人○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為民兵部尚書

王瓊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土嘗番後復許增派失信致啟邊釁故也澤剛

毅遇事敢為累征流賊有功及是各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

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干

國家專之可也奏上宋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為民巡撫其屬都御史

李昆坐降參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為民

彭澤落職為民

彭澤一時剛挺

王瓊黨附權奸

不以功掩過不以過廢功可也王瓊黨附權奸深搆罪跡連九疇因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澤謂有功無過則亦未得也近胡尚書世寧奏議謂彭澤素懷忠勇身任經畧乃亦苟且行事不終而還不為無罪斯言確矣

多承公之能讓

深文康號厚翁

奉藩疏上三請壞益其封

嘉靖初楊公一清在內閣亦薦起大學士謝公遷既至衆謂一清必遜謝公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少之而多深公之能讓霍氏謂曰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大學士梁公儲假宸濠護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大罪案何勿論矣公終不辨劾者猶不巳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音人親署街著筆跡焉故不得誣移之他君子曰是時也洩失處焉未有不俸然噉且辨返其罪於楊公也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任魚片言自辨可謂難能也已思謂深文康處楊石齋二事皆近厚號曰厚翁斯名稱情夫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宋寧江彬及李官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昇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若遂草制昇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

正其罪下脫公不辨惟日余只致仕去日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日是廿四字

制則作

如皆引疾孰與事君

梁儲從容回天

聖上遊備關外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 事君於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昇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上界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上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儲從容回天時咸加其善諫

謹按 斯舉也廷臣交疏力諫而不能回梁文康不顯言直諫而託辭以机於不言而喻者乎求之於古鮮有其儼惟左師觸龍之悟趙太后張良南宮之悟漢高祖似之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寺處遊獵邊將江彬董道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在豹房

請回安衆心

星隕示變

若字下有無字

孫慈上疏乞除奸惡以安宗社

同卧起遊戲而彬寵尤盛言無不從先是屢導 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遠出關外大學士楊廷和等累疏請回窻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地廣不時出沒為寇正統末年 慈宗皇帝誤為姦臣欺蔽妄言親征遂致 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為明鑒不聽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白 駕起大同又明白韃賊以衆數萬圍和陽轉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孛引去

謹按 餘冬序錄謂當時若有此二典示儆上意未必回乃知天心之仁愛矣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慈疏乞急除姦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行驢馳或聲色貨利凡可惑亂 聖心者無所不

聖上遊樂無節

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輟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王縝制歷內臣

罷獻虎豹異物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雁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征虜之衆首鼠然何不歸士未之往戰哉是彬在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空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改右副都御史王縝撫治節陽鎮廣東莞人為入清介端嚴先是巡撫南京諸郡上疏乞省內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勛陽時聞

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給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者悉令罷之有分守大監呂震以進珍異行縣禁抑之抽分大監李文繼下虐商即緹以法後陞南京戶部尚書卒

鎮守典兵抽分採辦之類不革不行

功也

十二月末旬上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昌胤州

正德十二年

上復出遊幸

正月郊祀畢上復出關遊幸○二月二日

大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附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五月朔日有食之○是月末旬上還京○六月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且輕出

正德十卷

自稱
威武
大將
軍

天子
無戲
言

既上
不肯
遊擊
之心
蔽之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敕廷和等上言詔書中外臣民固不驚駭切惟人君奉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

陛下假飾之詞姑以為戲馬耳和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飾為戲適者皇上時出巡遊又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相訓指此為名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陛下之左右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謹按

此疏大學士毛公紀筆也可謂痛切矣
逾年果有寧藩之變偽檄正指此為言

承諸
執不
草勅

臣死不
敢奉命

和謀
豈可
所徇

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遂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為君乃自卑而例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受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送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父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

勅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鎗矣和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

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七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清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本行書北帖是月也元正

乃幸者狼貪無功他心

許氏論曰北虜自永樂辟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噬漸近開半與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有也先大師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正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上之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存斬亦已甚難蓋眾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爭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以太舉驟內掠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頭即悔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散艷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連逐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故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然矣

上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西幸榆林。

正卯正德十四年

有旨南巡

二月初旬。上自榆林幸京師。三月有旨南巡時。上意欲巡視秦陝。歷徐揚抵南京。下蘄淞。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恟恟。時江西靈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并疏先入兵部。即中黃鞏員外

疏章連下如不繼知悟本朝諫而諫不果出亦幸矣

即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陸倕等率部俗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叙副蔡時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于是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倕等百有七人跪于午門。五由林大輅周叙蔡時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由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夏為變。故明驗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支于胸。以死諫。於是有一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六箇月。○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

張英肉祖死諫

良勝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叙蔡時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等十餘人是後也舉朝以死諫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姦謀小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剛氣由此折

於世教甚非小補

嘉靖初霍公龍圖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捭之越介胃之賦侵刃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死若四人而足驗今之喪廉耻節義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脫木冠以就鎖格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而暮受汗獄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暮脫汗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挈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日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請則請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勿加鎖格以培養廉耻以激厲節義此於世道甚非小補

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謹按近年以來兵騎平悍倣倣成風類以月糧不時藉口動輒誅戮起敢行稱亂如陝西之甘肅直隸之保定潯江之温州福建之福

刑便倒智禍患日滋有杜其漸

有軍不若無軍之為愈

蕭准劫春宸濠不法事情

刑廷平初武以至遼東宜府雲南往如若是若大同之殺恭將殺總兵殺巡撫則又其甚矣似此悖逆之風皆弘治以前之所無而監勝于正德始禍于閩南而遂於嘉靖效尤于遼鎮冠裳倒置禍患日滋賈生尾大不揮之憂唐以藩鎮跋扈之禍謀國者可不思所防其微而杜其漸乎

都御史王守仁與兵部尚書王瓊書曰福建之軍縱恣驕驕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居則股肱民膏血以供其糧有爭及藉民子弟而為之闘有司參養若嬌子稍不如意呼奴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紳皆官吏氣蔽所加惟其所欲而後已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其間驚閩雖大小不一然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與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反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建按我朝衛軍之英誠有如此書所言有軍不若無軍之為愈也愚故於治安要議欲省衛軍增兵壯以寓兵於農之意經國者其致思焉

五月御史蕭准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情勅差大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先是上巡遊無已儲貳未建且納都督馬昂已嫁妹於官中外議藉宸濠遂懷異圖陰養盜賊亡命以為瓜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肆行劫掠而歸其財於寧府宸濠與民爭田

盜以金
廠為宗
穴

不得必使盜屠其家特寧府金墳廠為巢穴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江西
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遠捕賊甚急具十二等以獲擊南康府獄
宸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奪獄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復令南昌生徒
頌已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華保奏乞

朝廷褒獎以固寵眷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且囑所差人曰事
在司禮監若與蕭敬言事成即與吏部陸完言急去孫燧別用二都御史

來湯沐梁辰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太監張
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傾寧及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上曰

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讓陛下不
孝也稱早朝勤政說

陛下不朝也上領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黨宸濠助復護衛已而知其
有反謀方絕之與楊廷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於蕭准

寧主
陰謀
不軌
必死
於武
宗之
手

武宗無
嗣昭穆
承繼大

使論之大略言宸濠淫刑立威聚兵構謀諸所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獎
孝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張銳張忠江彬共言于上將准奏令楊廷和

票旨謂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勅諭廷臣曰蕭准所
言關係宗社之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之革其

護衛義等遂行○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遠
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先是差賴義崔元顏願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為

必擒必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兼程飛報以六月
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官等宸濠大驚夏畢即召素所

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士
實者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畫宸濠素慕之與交懽以其子為儀

統應該
是你何
為深謀
自釋其
禍卒使
一家死
無唯類

濠廣致之嘗言帝星明江漢密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義非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申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兵十二凌十一等餒兵器待且議既定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數輩趣之士實知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之露臺太言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耶

太祖法制在誰人敢違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逵反覆辯論明其不可濠曰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縛燧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曠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井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

並械鎖于獄令叅政季敷殺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劄卷止為軍師左右丞相叅政王綸為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二等棄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穎等及衛縣官俱遁走諸屬縣皆陷已而馬思聰與叅議黃宏俱憤絕不食而死

嘉靖初贈孫燧禮部尚書謚忠烈許逵右副都御史謚忠節立祠省城祠之賜額曰旌忠馬思聰黃宏亦贈官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宸濠自舉事即擄庫募兵修戰具奪糧船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往湖口旬餘候宸濠不出衆心稍懈遠近因得為備

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晉其腹心宜春王拱樞內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舟盡奪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

崔文誓死固守

誓死固守

誓死固守

誓死固守

誓死固守

城上
矢石
如雨

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督眾運土填塹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數百不能克宸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兵勢遂衰

謹按宸濠之敗天促之也使濠乘初起之銳順流之勢南康九江之破番自憚復頓堅城之下自喪其銳以促其亡矣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監視其魄以為不義之戒也

逮太監蕭敬秦用盧明及陸完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罰銀一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嘉靖初秦用陸完皆發充軍餘俱死于獄

謹按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家財金七十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一櫃金銀墨盤四百二十枚蘇木七十枚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斤紅餘物不可勝計嗚呼胡族八百解世以為多也而盛傳之今現劉瑾朱寧二逆賊賊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吉祥之籍尤多國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

類字下
有字

為宸
濠不
義之
戒

劉瑾
王振
李千
古身
名

守仁
起兵

計宸
濠

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先是

朝廷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處道言安趨南昌將至豐城宸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率兵邀之豐城知縣顧必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座舟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

州府知府徐璉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官中眷屬皆自焚

守仁
禁止
殺掠

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攻圍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蕪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哨從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

妾如泣 諫而不 所至此 悔之晚 矣

張忠 時乘 功機

滅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為兵士所執妻妃及富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妻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國家悔恨何及○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將冕復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到京諸邊將狂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

上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

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將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慶請過鑒不聽○九月

上至南京命大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

忠等 妾濫 許人 以為 功

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謹按朱泰即許泰許暉即劉暉皆邊將賜姓也加靖初張忠及泰暉俱已寧乃殺民秦捷材虎經過郡邑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誤先朝於過秦程固是於將危攘人成功掩為已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侗為右叅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交江西諸司無官者三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

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王陽 明宗 不宗 朱程

謹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聰明才辨擅名登時推重瑾謀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南嶺等處軍務屢平劇盜至是復倡義討平寧藩之變勲業益隆加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既而奉命巡撫兩廣撫平思田叛自盧蘇王受之亂以病疏辭不報而歸行至江西南昌縣卒有言謂其不俟命辭職擅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且斥其偽孝掃示天下云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遊者甚眾其孝不宗釋朱而以致致良知為喻觀其答人論孝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

真陽之
氣下有
之丹真
陽之氣
六字

李卓吾批點皇明正德十五年

養身
只是
二事

因姓
禁猪

梁儲
奏正
火祀

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
又曰夫良知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疑聚謂之精
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
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
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而專志於是則精住神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愚按陽明講學全宗仙佛而假儒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肯綮要
妙固已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為真聖學尊
信傳授而隨聲以訛朱子者亦獨何與愚謂陽明文章功業盡足以名
垂不消講學講學亦不消宗信佛老而詆訾程朱講學宗佛老而詆程
朱反增一毫贅而為文章功業之累矣卒來為孝之榜則爵之命惜夫
愚於孝節通辨人之煩詳志道君子審之

正德十五年

正月 上在蘭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
輿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

冬有 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
以俗呼豕為猪首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
村居民將所養猪口盡行殺賣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楊廷
相請
上迴
蓋

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軍守機務
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懼不敢甚
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
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
字信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
計遂不行○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蕭學士石寶侍講學士
李廷相為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三月楊廷相毛紀題請興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
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百禮見即時祔廟今俱改下至再甚為非宜天
下朝覲官員吏部考祭
上請未奉定奪及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

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
亟賜頒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不
稽致生他虞不報。五月江西大水。秋

深備 蘇亮 汪曉 外宮門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
給繁難深儲將冕自執章奏懇請迓盜江晚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
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 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
知道目下便要迓盜儲等乃起。十月調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
是月

先賜自畫乃燔其屍而揚其灰。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
詹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

燔死 楊氏

自便既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擢

崔銳 撰四 貞祠

謹按嘉靖中胡公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公
也卒之日家無積儲原無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其憂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矣
崔侍即銳撰四貞詞記曰自閣人谷大用入人思盡君以極其欲而燕
遊故八人又進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之為率而黨
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秋斥官而言路塞自遷秩免罪
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閣宦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類民窮而
盜築夫思亂驕藩侯隙而生心宸濠反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
達之死義嗟夫懿哉若人政奚有底于患哉

正德十六年

正月上還京

上天 我皇 之意

臣建嘗觀於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祚我
皇明於未末也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遂墮滔天八黨亂政無異於
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其露之党也流賊之擾遍及於兩畿山東河南
川蜀江西之境無異於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宗藩宸濠之變
無異於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無異漢何進召董卓之變
也武皇之孽幸盈朝政在臣下巡遊燕樂荒蕪幾無異於秦隋漢唐
之季也於乎前代有二于此未或不亡正德朝叢是數者而國家安如
磐石豈非天意恢我 嘉靖之圖以鞏固

欽順上言任之說

職治確論

處官如傳

按一本久任字下有之法

皇明於不拔乎昭然矣昭然矣
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欽順江西泰和人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由翰林編修累官嘉靖初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丁憂服除後起為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仕家居二十餘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足跡不履城市識者謂其辭家宰一節真有鳳凰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無以加焉所著困知記若干卷深明性命之理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辨卒謚文莊
按超遷之法與久任相為流通相為補助此識治體確論為國莫要於此莫急於此
祖宗朝皆行之成化弘治以後乃漸不然今日惟從事於循資遷之制誠有如歐陽子所謂官居處上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者矣愚嘗感事愧時若其說於治安要議開閱因知記深喜其先得我心信不及見其文焉敢摘附鄙說大畧于左治安要議曰夫超遷之法與久任相為流通相為補助若非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向也蓋循資而遷職級而擢則自知際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况司銓衡者又為循資速遷以弭謗怨乎此久任之所以不能行也考之天順以前任之賢者或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

朝四暮三暮四之說

大自迎即入統

如周忱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翱由御史徑陞都御史所謂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也如陸瑜由布政使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璘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遷也愚謂循資而速遷與久任而超遷此正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之說總而言之其為遲速乘除適均無分毫損益雖於仕者無分毫損何憚而不為於仕者無分毫損何憚而不為

二月上不豫三月十四日上崩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旨為遺詔遣文武大臣迎今上自興即入繼大統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詹氏溥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也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錫鍋四百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移之於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於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於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正德中抄沒權幸貨財狼籍之數惟劉瑾朱寧江彬三人畧見於記載而已不勝其多其富何啻敵國况合群姦八黨衆義子各鎮守諸逆黨宸濠藏賢畢其虛明泰用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耶
嘉靖初兵科給事中夏言上言頃錄

先朝內外姦入交通盤據蒙蔽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章奏或遷延沉匿不與聞達或改捏旨意肆為欺罔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或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防流毒海內上于天變下失人心十

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皇帝位○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

上即位

梁儲志慕清修

誓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教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儲立朝四十年餘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於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友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閱餽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貧乏

正德中兩廢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策迎立功廢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霍氏韶曰梁文康公在

武廟時色溫言吸無所忤於權姦宏濟密圖權姦亦不大肆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威武大將軍勅書死不草上秦藩請地片言尼之復渾無功度量含弘或誣公黨宸濠假衛兵公嘿不辨攻訐者益發甚者曰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主甲戌會試取士也亦詆公曰汝公之貴可減天下相賦一半公亦不較御史李鐸詆斥公越數月大理寺丞缺銓司曰按格宜鐸惟鐸詆公甚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制也立擬擢鐸天下詆公者皆獲直名安謗垢終身焉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辨者言官擯危重足偃倭乃思文康公曰公實得大臣體又曰扼相權不中傷士惟公云

又康得大臣

詔稱

按梁文康公相業於前論之詳矣公為入溫良易直沉厚縮晦所居無赫名以故一時人未及盡知去後乃致思焉其尤所難者清節偉量二者前輩官居內閣而貧者惟薛文清今梁文康實與匹休然文清居內閣僅數月文康居內閣十餘年在文康為尤難也所謂居官庶幾大臣無厚積文康有焉李文達謂揚文貞以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務黜之而後快而文達復躬自蹈之三公稱名相且然他可知矣梁文康之量尤非近日諸人所及當於古人中求之若漢丙吉若唐姜師德若宋王且若國初夏忠靖庶乎其選乎

孝宗皇帝為皇考上 慈壽皇太后尊號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又奉聖母懿旨上本生父母曰興獻帝

興國太后時大學士楊廷和及禮部尚書毛澄執議以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以今上比漢哀帝及宋英宗故事也既而南京兵部侍郎

庶書與南京刑部主事張璠桂萼及養病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諤等抗議謂今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與漢哀帝宋英宗為人後者事體不同尊號宜具以稱庶為得禮爭論數年始成聚訟後竟再下詔改正稱

考宗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上 興獻帝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曰聖母章皇太后各正厥名焉

愚謂定此大禮似不消多言只遵聖經一語決之矣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不以正名為先今武宗無嗣

無子而後下一有繼之三字

昭若不同

一孝而三皆禮

聖天子以獻皇帝之子尊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叙名稱固已素定所謂天親不可以入為豈得假為入後者為之子之說及宋司馬光輩濮國之議以涓之哉善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孝宗有武宗為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英宗于宮中立為皇子以皇上未嘗育干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今獻皇帝子止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若三不同昭若曰黑烏得牽合而強附哉愚謂就執民間承繼之說與夫為入後者為之子之說以例今日亦皆疾不通蓋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必其衆子而後出為入繼今孝宗已有子武宗矣乃復強為之繼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繼之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卷之五十五

一正名而定

太宗建都燕京

皇祖之訓主於父沒子繼凡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姪故事大不相侔也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大宗自謂秉義執禮也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群臣未及贈封父母則時上然皇也然而乃欲主末世不同之故事以沮遏聖朝尊親之孝是何待已與聖君異特已之親與特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已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於似是而不知其實非遂至於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始為名正言順父子子凡兄弟弟親上尊上各得其當而無無一正名而天下定矣多言聚訟奚為愚之為此言也若發於嘉靖之初似涉獻諛今者於此紀實昭國是後世必有能諒吾言者

嘉靖初大學士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太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德已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體統專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

團營因陋就簡

當事者不為之寒心

次換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于時一有驚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且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襁綬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累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亦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豈不為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

一清
乞市
之教
練法

言京
管而
可知
天下

治國
猶治
家

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二邊無警假使夷狄
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啟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
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失今不為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
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後占之條痛革宿弊脩復舊規使耳目新
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謹按此疏言一代京營沿革利弊曉然歲費百萬糧芻而緩急一無所
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也愚嘗謂有兵若此不知無之兵而無用
局若已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
史督之亦弗思其矣觀近時事益可徵近浙西寇作
朝廷徵七省兵討之而置中外數十萬衛兵於不齒惟議調湖廣之苗
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餘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
軍無用焉若夫之奈何猶腴民膏血以養此無用之物為耶故愚以為
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任其消耗而從事於隨圖里編民
壯之制以做厲兵於農斯為更化善治可久可繼夫治國猶治家也治
家者必畜豬以捕鼠畜犬以吠盜常也今人家苟畜猪不捕鼠大不吠
盜則及於然思易之矣嗚呼謀國者察此思過半矣

王鏊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糧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各鈔關船

料銀及雲南開辦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預備成造
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
宣府大同遼東陝西軍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計加添四五十
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二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止用及天下王府銀
盤水確儀伏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

謹按

此我朝歲用銀兩出入大約總數也其不時災傷蠲免賑濟管繕
征討冊封所費並不在此數

震澤長語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
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
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員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
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稅糧大約二千
六百六十八萬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又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

餉各省缺俸廩

謹按

此我朝歲用糧米出入大約總數也除災傷蠲免亦未及計

震澤長語又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車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靴鞋合角紵絲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謹按

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嘉靖初詹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子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二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賓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一千有奇以二萬視八萬

俸糧所由不足

剗切

民日益困

增四倍矣由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一十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五百而一千七百逾八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臣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官冗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餘員額數極多者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是職負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供億所以日之民日益困也

謹按

自漢唐以降宗室之繁取員之冗皆未有若我朝為最者宋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

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神宗之始宗室祖光之外不復推恩此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送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改議臣實疑之誠使今日之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要之十年之後見其利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建按蘇氏所言雖為宋發然揆之今日事勢實大類焉敬著其言為謀

國者贊

嘉靖初詹事霍韜奏劄曰臣聞漢文帝入滌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

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文帝此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

願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

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費幾何藩封

祿米幾何內宦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

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徙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

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兵部問天下軍

職幾何次召禮部問宗藩內臣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

各以祖宗朝額數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

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心由此正慾由此窒折天永命之道

由此馴致矣

霍韜
愛君
之疏

量入
之意

聖君
資相
所當
留意
最急
者

不離
聖母

黃河
清至
又出

謹按

霍文敏此疏倦倦憂國愛君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置之殿座朝
夕觀覽使君心照然惕然於其故必不敢侈然以自肆而思所以
節制而變通之此誠納約自肅不戒以孚之妙其有益於國家生民非
淺淺矣又嘗覽唐宋故事而有感焉唐李吉甫嘗撰元和國計錄宋蘇
轍嘗作元佑會計錄皆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
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使今日之知昔猶後白之知今歲也計定國用
實有賴於斯焉立文莊謂今日宜依唐宋故事每朝為一卷通為一
書以備參考萬幾餘暇時經御覽使國計太綱瞭然在目如或一成
出入不足以致一歲之出則推移有無截補長短者不急之用量入為
出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建按立霍二公之言實
國家訂謨至計與卷內所載羅氏欽順揚氏一清任官練兵之說皆
今日聖君賢相所當留意最急者故併叙于終篇江湖芹曝盡於此矣

續四月壬午 上辭興獻王寢奠成拜慟哭從官莫不流涕○癸未車駕

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聖母嗚咽涕泣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慎無

輕言 上對曰謹受教駕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扈從內臣張佐戴永長

史表宗臯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河南渡河有父老

拿舟者曰昔我 聖太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時謂黃河

清聖人出今果然矣○癸卯 上至京城外御行殿楊廷和請 上由東

日中登極

安門入居文華殿上變勸進擇日登極上遂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詔天下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所開列一從正德間故政薄海內外無不鼓舞快觀

謹按鄭曉曰帝英武剛斷器度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兵革時起而賦役不煩狎美佞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木漸之際為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也

李卓吾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marks or signature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